

丁令自選子集

中國文藝聯合出版社

小令自选子集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# 丁玲自选文集

---

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建国门孢子河10号)

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75印张 1插页 191千字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册

---

书号：10313·83

定价：1.00元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是作者专为海外读者编定的一本集子，包括有短篇小说、散文、剧本等十六篇。时间上从作者从事创作活动起一直到近期，由此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作者的创作历程。所选作品，均为海内外驰名之作，经过时间的检验，证明着这本自选集将是读者所喜爱的佳作集。



作 者 像



一九五四年摄于北京

## 写给香港的读者

去年听说香港书肆上有我的小说选集出售，偶然还在报纸上看见过广告；这可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或开明书店五十年代的选本的重印。我不知道读者们的反应怎样。

香港对我是个生疏的地方，全国解放前和解放后，我都没有机会去过。最近几十年我大多生活在农村，因此对城市里一般的读者也显得生疏了。我读到的香港的出版物很少，对香港自然是更加陌生。香港对我，我想也不会很熟习。因为过去存在重重阻隔，生活、环境、条件的不同，影响到人们的寻求、探索、斗争、感受、欢乐和忧戚，总也会有所差异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但人之相知，又不是地域、环境、阻隔所能够绝对限制住的。我相信，时代图书有限公司现在出版的这本新选集，不只使我能结交许多在香港的新朋友，而且能增进两个地区的文学的交流，能有助于此时此地的读者朋友们了解彼岸的骨肉亲人们的生活、情趣。

这本选集包括六篇小说，六篇散文，一个话剧和一篇对外国留学生的谈话。

我是以写小说走进文坛的。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是我的初作，写于一九二七年。这是我稍稍懂事，刚接触社

会，一阵碰壁以后，把淤积在心头的对旧社会的不满、反抗而发出的“绝叫”（借用茅盾先生的评语）。《过年》是我童年生活的写照。《一九三〇年春上海》是我参加左联后向读者的献礼。当时我很想描绘知识分子群在大浪潮中的徬徨、苦闷、挣扎、斗争、前进和颓退，但因生活条件的限制，只写得两篇，选在这里的是其中之一。《奔》是写一九三三年内地农村崩溃，农民破产，携家带口，流入城市，而城市也是百业萧条，毫无出路。《夜》和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则都是在延安，抗战时期写的。

至于散文，早年我在上海写过两三篇。只是在延安才把这当作一项严肃有趣的工作。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，我常下乡，到工厂，随时写了一些报告文学，得到了领导同志和广大读者的支持鼓励，这以后我更多的尝试写散文。我觉得这种形式比较自由，可以写人、叙事、描景、抒情。因此在延安，后来到华北、东北、江南，多年来不觉的就与散文结了缘。特别是有几年，我的工作较多，不容许我集中思想、精力写长篇时，就往往提起笔来，顺着自己连绵不断的思绪和风起云涌的感情波涛，信笔所之，或娓娓絮絮，或放声高歌，这里选入的六篇，都是这样写成的。

《解答三个问题》不是文艺性文章。去年我回到北京，经常遇见一些外国朋友们，他们关心地问及一些问题；香港报刊的记者和编辑先生也常常转告我读者的殷勤询问，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我把这篇谈话附在文集后



面，作为对关心我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答覆。

我没有写过剧本。几十年来试着写了两个：独幕剧《重逢》，三幕剧《河内一郎》，都是抗战初期，我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，为了演出需要而赶出来的。正因为写得很少，朋友们鼓励我收在集子里，聊备一格。我照办了，但这只增加我自己的惶恐。

我欢迎港、澳及更远方读者的批评指教。

一九八〇年三月七日 于北京首都医院

## 目 录

写给香港的读者 ..... (1)

### 小说

莎菲女士的日记 ..... (3)

过年 ..... (52)

一九三〇年春上海(之一) ..... (67)

奔 ..... (107)

夜 ..... (125)

我在霞村的时候 ..... (134)

### 散文

三日杂记 ..... (159)

民间艺人李卜 ..... (175)

粮秣主任 ..... (184)

记游桃花坪 ..... (200)

杜晚香 ..... (215)

“牛棚”小品 ..... (246)

### 剧本

河内一郎(三幕剧) ..... (263)

## 附录

- 被召集时的回忆 ..... 泽村利胜 (313)
- 写在后边 ..... (315)
- 解答三个问题 ..... (317)

# 小 说



## 莎菲女士的日记

十二月二十四

今天又刮风！天还没亮，就被风刮醒了。伙计又跑进来生火炉。我知道，这是怎样都不能再睡得着了。我也知道，不起来，便会头昏，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。医生说顶好能多睡，多吃，莫看书，莫想事，偏这就不能，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，天不亮又醒了。象这样刮风天，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。并且一刮风，就不能出去玩，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，还能做些甚么？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，等时间的过去吗？我是每天都在等着，挨着，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；天气一暖和，我咳嗽总可好些，那时候，要回南便回南，要进学校便进学校，但这冬天可太长了。

太阳照到纸窗上时，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。昨天煨了四次。次数虽煨得多，却不定是要吃，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。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点时间，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，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没玩它，不过在没想出别的法子时，是又不能

不借重它来像一个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时间。

报来了，便看报，顺着次序看那大号子标题的国内新闻，然后又看国外要闻，本埠琐闻……把教育界，党化教育，经济界，九六公债盘价……全看完，还要再去温习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，编级新生的广告，那些为分家产起诉的启事，连那些甚么六〇六，百零机，美容药水，开明戏，真光电影……都熟习了过后才懒懒的丢开报纸。自然，有时会发现点新的广告，但也除不了是些绸缎铺五年六年纪念的减价，恕讪不周的讪闻之类。

报看完，想不出能找点甚么事做，只好一人坐在火炉旁生气。气的事，也是天天气惯了的。天天一听到从窗外走廊上传来的那些住客们喊伙计的声音，便头痛，那声音真是又粗，又大，又嘎，又单调；“伙计，开壶！”或是“脸水，伙计！”这是谁也可以想象出来的一种难听的声音。还有，那楼下电话也是不断的有人在那电机旁大声的说话。没有一些声息时，又会感到寂沉沉的可怕，尤其是那四堵粉白的墙。它们呆呆的把你眼睛挡住，无论你坐在哪方：逃到床上躺着吧，那同样的白白的天花板，便沉沉的把你压住。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；如同那麻脸伙计，那有抹布味的饭菜，那扫不干净的窗格上的沙土，那洗脸台上的镜子——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脸拖到一尺多长的镜子，不过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头，那你的脸又会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……这都是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。也许这只我一人如是。但我却宁肯能找到些新

的不快活，不满足；只是新的，无论好坏，似乎都隔得我太远了。

吃过午饭，苇弟便来了，我一听到他那特有的急速的皮鞋声已从走廊的那端传来时，我的心似乎便从一种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的感到舒适。但我却不会表示，所以当苇弟进来时，我只能默默的望着他；他反以为我又在烦恼，握紧我一双手，“姊姊，姊姊，”那样不断的叫着。我，我自然笑了！我笑的甚么呢，我知道！在那两颗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动的眸子中，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帘下面，不愿给人知道的是些甚么东西！这是有多么久了，你，苇弟，你在爱我！但他捉住过我吗？自然，我是不能负一点责，一个女人是应当这样。其实，我算够忠厚了；我不相信会有第二个女人这样不捉弄他的，并且我还在确确实实的可怜他，竟有时忍不住想去指点他：“苇弟，你不可以换个方法吗？这样是只能反使我不高兴的……”对的，假使苇弟能够再聪明一点，我是可以比较喜欢他些，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实的去表现他的真挚！

苇弟看见我笑了，便很满足。跳过床头去脱大氅，还脱下他那顶大皮帽来。假使他这时再掉过头来望我一下，我想他一定可以从我的眼睛里得些不快活去。为甚么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？

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，如若不懂得我，我要那些爱，那些体贴做甚么？偏偏我的父亲，我的姊姊，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，我真不



知他们所爱惜我的是些甚么；爱我的骄纵，爱我的脾气，爱我的肺病吗？有时我为这些生气，伤心，但他们却都更容让我，更爱我，说一些错到更能使我想打他们的一些安慰话。我真愿意在这种时候会有人懂得我，便骂我，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。

没有人来理我，看我，我是会想念人家，或恼恨人家，但有人来后，我不觉得又会给人一些难堪，这也是无法的事。近来为要磨练自己，常常话到口边便咽住，怕又在无意中竟刺着了别人的隐处，虽说是开玩笑。因为如此，所以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，我是拿一种甚么样的心情在陪苇弟坐。但苇弟若站起身来喊走时，我是又会因怕寂寞而感到怅惘，而恨起他来。这个，苇弟是早就知道了的，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去。不过我却不骗人，也不骗自己，我明白，苇弟不走，不特于他没有益处，反只能让我更觉得他太容易支使，或竟更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。

## 十二月二十八

今天我请毓芳同云霖看电影。毓芳却邀了剑如来。我气得只想哭，但我却纵声的笑了。剑如，她是够多么可以损害我自尊之心的；我因为她的容貌，举止，无一不象我幼时所最投洽的一个朋友，所以我竟不觉的时常在追随